

◎ 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

◎ 语言优美 ◎ 文字动人 ◎ 见解精辟 ◎ 给人启迪 ◎ 耐人寻味

◎ 这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

◎ 它会让你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

经典
珍藏版

WALDEN 瓦尔登湖

【美】亨利·梭罗 / 著
田伟华 / 译

◎ 这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
亲近自然的思想让世界所有的人为之怀念。

中国三峡出版社

经典
珍藏版

WALDEN
瓦尔登湖

【美】亨利·梭罗 / 著
田伟华 / 译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 / (美)梭罗(Thoreau, H. D.)著;田伟
华译.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223-651-6

I. ①瓦… II. ①梭… ②田…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
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001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发行部电话:(010)66112758 6611830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45 × 21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7-80223-651-6 定价: 28.00 元

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一本著名散文集。

该书出版于1854年，梭罗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过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以及期间他的许多思考。瓦尔登湖地处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康科德城，离梭罗家不远。梭罗把这次经历称为简朴隐居生活的一次尝试。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作者。

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梭罗除了被一些人尊称为第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外，还是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著名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影响了托尔斯泰和圣雄甘地。

1845年7月4日，梭罗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试验，他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Concord）不远、优美的瓦尔登湖畔的次生林里，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他于1847年9月6日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和住在康科德城的他的朋友兼导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一家生活在一起。出版于1854年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涯。

在不同时期，梭罗靠教书与务工过活。他曾经在他家办的铅笔厂工作过，还发明了一种可以简化生产、降低费用的机器。

梭罗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学生和朋友，受爱默生的影响，梭罗也是一位超验主义者。

梭罗曾经旅行到过科德角（Cape Cod）、阿基奥科楚科（Agiokochuk）和缅因州的卡塔丁山（Mt. Katahdin）。其中的缅因州之行到过卡塔丁（Katahdin）、车桑库克（Chesuncook）和培诺伯斯科特河（Penobscot River）的东支。

梭罗因患肺病死于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并被葬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斯利培山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

目 录
CONTENTS

简朴生活	001	贝克农庄	158
补充诗篇	058	更高的法则	166
我生活在何处；我为何而生	060	与兽为邻	177
阅读	075	搬家	189
声响	085	旧居民：冬天的访客	203
独居林中	100	冬之兽	216
访客	108	冬天的湖泊	226
种豆	120	春	239
乡村	130	结束语	256
湖泊	135		

简朴生活

当我着手写下后面那些篇章，更确切来说是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独自生活在一所靠我自己的双手建造的小房子内，在丛林里，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畔上，邻居们都住在一英里远的地方，我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在那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一次在文明生活中短暂停留。

要不是镇上的人们曾多次询问、探究我的生活方式，我是绝不会把个人私事拿出来，借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说我过日子的方式有些怪异，但这些事在我看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考虑到我周围的环境以及自己的遭遇，我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有些人问我吃什么呢；是否感到寂寞、害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另外有些人则更加好奇地问，我的收入中究竟哪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口众多、开支也很大，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贫困孩子。所以在本书中，当我着手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请那些对我没有多少特殊兴趣的读者们绕道而行。大多数的书中，对于第一人称“我”总是有意无意被省略不用，本书则保留；本书中“我”字用得非常普遍。我们常常忘记，在书中说话的往往是第一人称。我其实并不应该过多地谈论自己，前提是，如果我了解别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透彻。不幸的是我经历尚浅，所以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而且，我也要求每一位作家，迟早都要对自己简单、真实的生活加以记录、描述，而不仅

仅是道听途说。这些记录如同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你的亲朋好友，对于我来说，如果一个人曾真诚地生活过，那么他肯定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下面这些文字更像是为一些穷学生写的。至于其他的读者，也会接受、采用他们觉得适合自己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削足适履，因为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我所乐意谈及的这些事情，与中国和桑威奇群岛居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倒是和你们这些读者——据说是居住在英格兰的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事涉及到你们的境遇，尤其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这座城镇的外部环境。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是否真的有必要过得如此糟糕，是否有着可以改善的可能性呢？我走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不管是在商店、办公区、还是在野外，那里生活着的人们都在用成千种惊人的方式苦行。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的教徒让自己暴露在熊熊烈火中烘烤，直视太阳；或者把自己悬挂在火焰之上，头颅扭曲向下；侧转着脑袋遥望苍天，“直到整个身体严重扭曲变形，因为脖子是扭曲的，只能靠一滴滴液体流食才能灌入自己的胃肠”；或者终身蹲坐在树下，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身体；或者像毛虫般用身体丈量广阔帝国的宽度；或者，他们单腿直立在柱子上——甚至于这些有意识的苦行也并不比我亲眼看到的那些场景更加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与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相比，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个苦役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只有十二个，这些苦役也有做完的时候，而我从未见过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抓获过什么怪兽，也从未看见他们完成过什么苦役。他们没有一位像伊俄拉俄斯这样的朋友来用烧红的烙铁来切断九头蛇的根部，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个头被粉碎，又迅速长出另一个头来。

我看到镇子上的好多年轻人，他们的不幸来源于继承田产、农舍、牲畜、农耕器具，因为得到这些东西很容易，而要摆脱这

些就难了。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原野，被狼喂养长大，还能更加看清楚他们辛苦耕种的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一捧泥土足矣，为何要让他们贪食六十英亩？为什么他们刚刚出生，就开始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推动前面预设的一切，把生活过得尽可能好些。我曾经见过如此多的不朽灵魂，他们肩负重担，被生活压迫的几乎窒息，艰难地爬行在人生之路上，用力推着前面一个长75英尺、宽40英尺宽的庞大谷仓——奥吉亚斯王从未清理过的牛圈以及上百亩的土地、草场、耕地和防护林！那些没有继承财产的人，虽然不用被这些负担所累，但也要为了几尺血肉之躯疲于奔命、辛苦劳作。

人们在一个错误的支配下劳动，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大都被犁入泥土，化为粪土、肥料。古书上所说的，一种似是而非、通常被称做必然的“宿命”支配着人们，积累财富，蛀虫和毒锈腐蚀它们，盗贼闯入他们的家门把这些财富劫掠一空。这是只有愚蠢的人才过过的生活，也许他们生前不知，但到生命的尽头，他们终会明白这一点。据说，杜卡里昂和比拉是通过肩膀向身后扔石头来创造了人类。

即使在相对自由的国度，大多数的人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整天生活在无止境的忧虑和繁重的苦力当中，这些人注定不能采集到生命中甜美的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经年劳作，变得粗糙和颤抖，无法采摘了。实际上，劳作的人终日不得闲，他们也不能形成正直的人格；他无法与他人维持最果敢的关系，他的劳动也会在市场上变得日益贬值。除了成为一架机器，他一无是处。他怎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而他的成长正是依靠这些无知，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知识，踏踏实实做一个白痴。在评论他们之前，我们有时要供给他们粮食、衣物，用一剂强烈的果汁给他们

重新输血、恢复体力。我们天性中最美的部分，要靠最细微的呵护才能保存完好。然而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却并没有这样温柔。

总所周知，你们其中的一些过着很贫穷的日子，有时觉得生活过于简单，以至于苟延残喘在这个世界上。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当中，很有一部分因为吃了饭而付不起帐，尽管衣服鞋帽已经破烂不堪，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为自己置办一两件像样的衣衫，但是你们却从雇主那里偷出一两个小时来读我写的这本书，显而易见，你们当中一部分人的生活卑微得如同虫蚁，因为经验使让我的洞察力猛增，你们想做点小生意来摆脱债务，却总是捉襟见肘——一个非常古老的沼泽，拉丁文称之为*aes alienum*，另一种黄铜，因为他们中有些货币就是用黄铜造成的，生死都受着黄铜的纠缠，在灭亡时，也要靠别人的黄铜来掩埋。总是答应着偿还债务，偿还债务，今天还，明天还，到死时还留下一屁股债，总也还不清。你们求乞、献媚、阿谀奉承，挖空心思、想尽办法终于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你们撒谎、进献谗言、投票，把自己唯唯诺诺缩进一个坚硬的壳里，却摆出一副很慷慨的派头，实际上你们很小气，这样你才能说服你的邻居们，让你给他们制造衣物、鞋帽、制造马车、给他们购买商品，你自己衰得很，到头来可能会给自己留点东西以防在生病时，没有依靠。你们把一些零钱塞进一个破箱子里或者是塞进墙后面的一只破袜子里，更稳妥一点的地方呢，那就是砖造的银行里头，不管在哪，不管多少，反正是无所谓了。

有时我真是搞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的轻率、浮夸，实行了暴殄天物的奴隶制度，那些阴险、凶恶的奴隶主占领、控制着美国的南北大部。有一个南方的奴隶主监工会很惨，但如果有一个北方监工将会更加恶劣，但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你成了自己的监工，成了自己的奴隶。还谈什么人的神圣性，简直是妄想！看看

那些没日没夜、起早贪黑赶着车辆去市场的车夫们，你难道会说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在他们身体里吗？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给牲口一些草料一些水喝，与运输业的利润比较起来，他的命运简直一文不值，不就是为一些有钱的大爷们赶赶马车吗？他能谈得上什么神圣、什么永生？看他惶惶不可终日，萎靡不振的衰样，既谈不上不朽，当然也就谈不上神圣了，他是自己思想的奴隶和囚徒，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混了一个名声而已。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相比，公众的看法不过是一个懦弱的暴君。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往往暗示着自己的命运。

熙熙攘攘的人们寂寞而绝望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所谓的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重新认定。从绝望的县城走进同样绝望的农村，你在绝望中给自己一点可怜的安慰、聊以自嘲。人类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中也隐藏着不由自主的深刻绝望，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娱乐的，因为娱乐往往要在做完苦役之后。不去做令人绝望的事则是智慧的表现。

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当我们用教义问答的方式试着给出一个确切答案时，看起来好像真的如此：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通常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和其他方式相比，这种更加令人满意。他们总是诚恳的认定：再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了。清醒和健康的人一定记得太阳总是很明亮地升起，现在就丢掉我们的偏见吧，到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不管多么古老的经验和思想，如果没有经过验证，那么一切都不可信。今天人们默许为真的道理，明天很可能就成为谬误，人们所认为的那片会带来甘霖的云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老人们告诫你不要去做的事，你要自己行动，发现真理，老人的思维习惯、行动方式只是属于老一套，年轻人应该有着自己一套新的玩意儿。年长者未必就比年轻者干得漂亮，年龄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在老年人那里，年轻人也得不到什么智慧话

语、金玉良言，一切都要靠自己亲身经历、实践。如果要是问我到底有什么珍贵的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我会很确信的说出：我的想法、经验是前辈们从未提及过的。

一个农夫曾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不能只靠蔬菜活着，光吃蔬菜是不会让你的骨骼变得强壮和发育完全的。所以每天他都会虔诚地拿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骨骼提供粗糙的养料，他走在牛的后头，自言自语。让这用蔬菜塑造了骨骼的耕牛拉着犁耙有恃无恐地向前冲，突破一切障碍。有些东西，在特定的环境中确实是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在孤立无援和奄奄一息时尤为这样。一些奢侈品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完全不为人知。

人类的所有境遇已经被先祖们都经验遍了，无论是生命的低谷，还是高峰，都被投入目光。但人的才干却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进行衡量，我们不能凭借过去的老经验来对其评判，因为先前的验证很贫乏、缺少足够的证据。不管你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失败，也不要一蹶不振，谁又曾经指派你去做自己先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呢，我的孩子？

对于生命，我们有上千种的方式去尝试、测定。一个太阳让大豆成熟，同时也照耀着如我们的地球相同的星系，牢记这一点，就能避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当我锄地时，脑子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星星是多么美妙的三角形顶点啊！辽阔浩瀚的宇宙，此时正有多少遥远、情态各异的生命体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谁又能够预知他人的前程，自然和人类是如此变幻莫测，一如我们的体制。还有什么比我们直视、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瞬间之内体验我们整个世界的历程，历程中所有不同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从未在别人的经历中发现如此令人惊讶、感知的体验。

我的邻居认为是好的东西，在我看来确实恶劣不堪，如果在我

的人生中有什么让人悔恨的话，那极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言行，我为什么表现这么好，难道是我中了什么邪吗？老家伙，你可能会说出你那智慧的事，你活了七十岁了，不能不算是一种荣誉，但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违抗的声音，让我远离你的那些陈词滥调。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业绩，和抛弃一条搁浅的破船没什么两样。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泰然地相信比自己相信的更多的东西，只要 we 真诚地把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不会对自己那样斤斤计较。大自然既能包容我们的优点也能包容我们的缺点。一些人总是为忧愁所恼、麻烦不断，几乎快没救了。我们总是夸大自己工作的分量，但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万一有一天我们病倒了，又该如何是好，生命不等人。我们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如果能竭力避免，那么我们绝不依赖信念。白天我们战战兢兢，夜晚却不情愿地祷告，然后把自己交给生命中的无常。我们被迫过认真而彻底的日子，对生命天生有一种敬畏感，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就是这句话。实际上，通过圆心的直线有无数条，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深思熟虑过后的奇迹，每一瞬间奇迹都在发生。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想象最终转化为现实的时候，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从这一基点出发，建立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麻烦和焦虑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有多少值得我们受到干扰，或者说应该至少去关心一下。表面上，我们是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要是能体验一把在原始社会中生存也不失一件有益的事，哪怕只是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得到它们，甚至只是翻一下商人的旧帐簿，看看哪些货物是畅销货，人们经常买的是哪一类货物，瞧一眼那些小零碎儿们。

顺便提一下，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应该是所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都可以获得的东西，一开始，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慢慢发现其价值，从而觉得对生活有益的东西，野蛮人、穷人、哲学家都不能离开其而生存。对于很多动植物来说，这种东西就是食物。对于草原上的野牛来说，如果不去森林或高山上找一块隐蔽的栖息地，那么几把草、有水喝就完全可以应付。野兽们需要的只是食物和避难所，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要求。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主要分为这样几部分：食物、住所、燃料和衣物，只有具备了这些，人类才能随意应付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才能展望美好的前景。人类不仅会造房子，还会烹饪食物，很可能在无意中人类发现了火蕴含的热量，于是开始利用它。最初火也是作为奢侈品出现，到后来也就司空见惯了。我们发现猫和狗也同样拥有第二天性，合适的住所和衣物能让我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但如果穿得过多，火烧得过旺，外部温度就会远远高于体内温度，这岂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给烧烤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一群人裹得严严实实，围在火炉旁，却感觉不到热，而那些赤身裸体的野人却被“烘烤的汗流浹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我们曾被告知，新荷兰人大摇大摆地赤身裸体行走时，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野蛮人的粗硬与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块难道不行吗？李比希说人体就好像一个火炉，食物充当燃料，肺脏不停内燃。天热的时候，我们吃得很少，天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些，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的热量是缓慢内燃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速度太快，就会导致疾病和死亡。要是燃料不足或通风不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热力与火并不能相提并论，对比从此结束。就上面所说明的情况而言，“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食物可以被看做燃料为人类提供热能，或者从外部为人体增加体温——衣服和居

所恰恰是要保持这些产生或吸收的热量。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需求就是保暖，保持体内这至关重要的热能。我们竭尽全力所追求的除了食品、衣物、住所，还有床铺——我们夜的衣裳，我们劫掠鸟巢，拔掉鸟的羽毛为自己搭建一个巢穴中的巢穴，就像一只鼯鼠在自己的洞里尽头铺设草和叶子。穷人们总是抱怨这个冰冷的世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社会上的痛楚，我们总是把这些痛楚归结为寒冷。夏天，在某些地方，则被视为天堂。燃料除了用来烘烤食物，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太阳是火焰，让果实成熟，而食物通常被认为是多变的，也是更加容易获得的。衣物和住所则完全或多半没有必要，现如今，在这个国家，当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有一把刀、一把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小工具车就能足够应付。而对于天生好学的人，再加一架台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就够了，这些也并不是急需品，当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但就是有一些人却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到荒蛮和对人体有害的地方去，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就是为了能在英格兰温暖舒适的生活中，最后死去，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不明智的。这些有钱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温暖舒适的境遇，而是像烧烤一样在受罪，但那好像是种时髦的方式。

其实大多数的奢华生活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反而成为了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谈到奢华与舒适，聪明人实际上过着一种比穷人更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的哲学家都属于此列，他们的物质生活往往贫困不堪，但精神上却很富足。我对他们了解不多，但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近代的一些改革家和对本民族有所贡献的人也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道的境地才能客观、无偏差的观察、注视人类的生活。奢华生活的果实注定奢华，无论是在农业、商业或者文学艺术方

面。我们现在只有教哲学的教授，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这些教授们仍然令人尊敬，毕竟他们的生活让人尊敬。要成为一位哲学家，除了要有细腻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建立一种流派，还要热爱智慧，并按照其指引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广而真挚的生活。要解决生活上的种种难题，不能简单口头上说说就算了，还要在实践中真正经验。一些大学问家或思想家的成功大都属于朝廷式的，而并不是帝王或英雄式的。他们按照规矩行事，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迂腐教条，绝成不了人类的先行者，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让家族灭亡？是什么样的奢华本性让民族堕落衰亡呢？我们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没有这样的因素吗？哲学家总是领先于自己的时代，甚至是在外部的生命形态上，他不像同年代的人那样吃饭、穿衣、住房、取暖。如果一个人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他怎么能成为哲学家呢？

当人们在我所提到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之后，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的类似的温暖。他当然不会再要求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壮丽的屋舍，更精美更华丽的衣服，更充足更持久更热烈的火焰等。他在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会要求另外一些别的东西，而不仅仅守着这些没用的废物——他要摆脱平庸生活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探险、体验生活了。看起来泥土好像是适于种子生长的，因为它把自己的胚根向下延伸以后，就可以信心满腹地向上茁壮生长。为什么人类要把自己的根紧紧扎在泥土里，不就是要像植物一样向天空伸展吗？——高贵植物的价值是由它们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进行衡量的，它们远离地面，卑微的蔬菜无法与之比拟。即便是两年生的蔬菜，也只能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为此还必须剪去顶端，让许多人在开花时节都认不出它们。

我并不想给那些生命力顽强的生灵们制定什么规矩，无论他

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顾虑自己的事情的，他们建造的房屋甚至比那些最富有的人更加富丽堂皇，更加挥霍奢侈，却不会因此而贫困，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有这种人的话。我也不会对那些从现实中获得勇气，捕捉灵感，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视它的人再说些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自己就属于这种人：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我也无需多言，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到底过得怎样——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在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只会无所事事地抱怨时运不济。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拼命地大发牢骚，而他们却称自己在履行职责。我头脑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很富有、但却是所有阶层中再贫穷不过的，虽然他们有一些积蓄，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他们就这样用金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手铐。

如果要说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渴望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我将会使那些多少对我有所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奇，而那些对我一无所知的人将会更加感到吃惊。我暗示自己曾经拥有几个梦想就足够了。

不管天气如何、气候如何，我都迫切希望改变当前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标记；希望站在过去和将来的交叉点——“现在”上，站在这条线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我的职业——与大多数相比更加隐秘一些。并非是我在刻意保密，而是从事的行业特点使然。我会非常乐意地把知道的都讲出来，在我的门口并没有“禁止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我曾向许多游客描述它们的样子、踪迹以及他们回应时的叫声。我遇到过一两个人，曾听见猎犬吠声，马蹄声，甚至还看到斑鸠钻入云中。他们似乎也急于找寻它们回来，